

晚晴簃文叢稿

若愚



华学成

潜斋语文丛稿

华学诚 著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1991 · 南京

内 容 简 介

这是作者 10 年来代表作品的结集。前 3 个单元的 8 篇文章曾先后在各地刊物上发表过，最后一组文章是作者参与四川省七五重点社科项目“扬雄《方言》研究”过程中于近几年撰就的专论。除《方言笺疏》论一篇中部分章节以单篇形式发表过之外，其他篇什都是第一次发表。本集所收文章分为 4 个单元，依次为反训研究、《说文》研究、上古语法研究与古籍校点、《方言》注家研究，内容涉及到汉语史、训诂学、训诂学史以及古籍整理诸方面。这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集。

潜斋语文丛稿

华学诚著

*

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南京大学校内)

南京江宁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0.875 字数 239 千

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0

ISBN 7-305-01151-7 / H · 48

定价：5.50 元

刘序

古之学者多颂潜龙之德，遁世无闷，不见知而无闷，退藏于密而学乃日邃焉。学诚思精力果，勇于探索，能沉思著文，连缀篇章，所蓄固甚富，而自视敝然。予尝以潜名其斋，盖以沉冥相励也。学诚喜治扬雄《方言》，班固谓雄默而好深湛之思，沉冥27年，乃成此悬日月不刊之奇书，学诚窃慕焉。昨自扬州驰书告予，受友人之属，已襄其夙昔所作札记文字为一集，将刊行矣，索为序言。予反覆读之，集中皆语文文字论辨之作。观其综核名理，审辨源流，辞翦枝叶，名无棼乱，可谓有伦有脊者矣。予尝谓学术无国界，学者应知己知彼，不可因仍旧贯，蔽所希闻，然亦不可一切仪型西方。章太炎有言：“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，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。”（《国故论衡·原学》）语言文字为民族特征之本质要素，语言文字之学，自有其特殊的民族风格、特殊的研究方法和特殊的历史发展道路。世有委心远西，以欧洲模式为师者，怪旧艺而逞空谈，游心窜句于结构形式有无同异之间，以汉语、汉语学和汉语学史之研究，一切纳入欧洲模式，锢

天下之智慧于无用者，不亦诡乎。学诚能温故而知新，能知己以知彼，不侈其记诵，不囿于旧闻，不暖暖姝姝于一先生之说，审名实，重佐证，守律例，戒妄牵。学诚之学必将日新又新，缉熙于光明矣。

刘君惠 序
1991年1月

赵序

《潜斋语文丛稿》是一本有关古代汉语和训诂学方面研究论文的专辑。作者华学诚君是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年青教师，其人其文，我都稔知，在该书即将付梓之际，作者向我索序，于是利用假日，又粗读一过，略陈愚见于弁首。

在华君成长过程中，得到许许多多老师的指点和帮助，我以为，其中用力最勤的两位是大学时代的王善业先生，一位是他读研究生时的导师刘君惠先生。

80年代初，作者就读扬州师院，之所以对汉语学习引起兴趣，则归于王善业先生，我和王先生相知30年，我很敬重他的为人和学识，不管风云变幻始终师事之。可惜的是王先生以宿疾于1982年遽归道山。痛失良师，学无传人，我是很悲恸的，我曾写了一篇缅怀王先生的文字，以寄托哀思，现抄录前两节如下：

余50年代末就读扬州，始从先生受业，承学之士均仰其而归焉。先生识才闳洽，谙熟典籍，后生奥义难究，侍坐先生之侧，则焕然冰释，炫然如晦

之见明矣。余从先生方髫龄，未达先生之微旨，今届半百，而学殖荒落，追惟先训，惶悚曷已！先生之歿，时人伤之，有绝学鲜传之叹，殆天欲丧斯文也。

先生自幼濡染，文脉密致，且精乐理，尤喜白石之旁谱，每酬唱，举座交誉。性恬淡，不矜于色，似若无所能者。为人谦和，不善交际，然心所然否，辞色无隐，时人尤敬重之。盖君子耻于不知己而信知己之谓乎！

王先生谢世之前，我始识华君，在学业上时有切磋。但是，我愧无王先生之贤之能，而华君年正风华且学思敏捷，故一再鼓励他继续深造，访求名师。1985年，华君以顽强毅力考取四川师范大学汉语研究所研究生，受业于刘君惠先生门下，开始了训诂学史研究的新历程。刘先生学有根柢，有声巴蜀间，治学探本穷源，剖析至精。为人守硁硁之节，于学殚精竭虑，邃于声音训诂，长于典章名物，道德文章洵为典范，是以华君入川3年，学业大进。章太炎先生云：“务学莫如务求师。”即是这个道理。收入本书第四组文章，关于《方言》的专题研究，就是在刘先生悉心指导下完成的，也是书中较有份量的一组。诚如作者说：“如果不是君惠师撰写‘历代《方言》注家述评’的任务给我，我不敢说后来就一定会写出这样一组稿子。”这是由衷之言。

收入《潜斋语文丛稿》凡16篇文章，有的在成

文刊布后读过，有的在酝酿过程中交谈过。我记得，无论作者执教于盐城，还是就读于四川，我们的书信往还，都是关于学术上的研讨交流，因此，现在结集出版，对文章本身确已无须赘言。但是，对华群短短几年中取得如此重大成绩，我在祝贺之余，又颇多感慨，兹撮其要谈点认识。

首先应该说的是华君学务精习、锲而不舍的精神。刚踏上工作岗位的几年，作者学习条件是艰苦的，也不是一帆风顺的。这除了一般意义上的生活所累外，更重要的是缺乏一个治学研究的环境和氛围，大体上是“疑义无与析，辛苦自承担”状况，一卷在手，挑灯夜读，甚至被认为有悖常情而不可思议，但他却以顽强毅力，苦读《说文》而不辍，关于《〈说文〉“一曰”义例试说》和《“某与某同意”与许慎的文字学思想》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开始酝酿的，潜心诵读，玩索文义，比例而成说，耐住枯燥，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。黄季刚先生云：“治小学当以汉魏之书为体，以后来之书为用，博览唐以前之书以考其证，参阅有清之书以通其道，谨而守之，触类而发明之，于小学之道则思过半矣。”华君正是这样去努力的。

其次是多方求证、不囿陈说的求实态度。华君著文，广征博引，严守“例不十法不立”的古训以求确诂；善善是是，不苟合，不呆滞，遇有疑义，不强为之说，如《读〈反训探原〉》中作者这样写道：

“把‘仰’的反训看成是由于词义的引申，笔者尚未有足资立论的确证，只好存疑，以俟方家。”体现了“于所不知，盖阙如也”的求实态度。这里，还应当说明的，《丛稿》中收了两篇质疑文章，除前面已举到的关于徐世荣先生《反训探原》外，另一篇就是评介周祖谋先生的《方言校笺》。徐、周二先生均为饮誉全国的大家，华君在捧读他们大著、汲取丰富营养的同时，敢于陈述一得之管见，这是应当肯定的。自古及今，师生善善从长事例，枚不胜举，向为士林佳话。乾隆六十年（1795），已届花甲之年的段玉裁，却著文写信称赞正值盛年的后辈学子王引之，提携奖掖之情溢于言表，这是值得继承与发扬的。

再次，从研究内容上说，由博返约，博而转精的研究方法。《丛稿》文章涉及古代汉语教学、研究的诸多方面，甚至收入时下时髦的所谓“饮食文化”专著研究成果，但是，《方言》的研究却是比较集中、用力最勤的一个课题。我国是方言复杂的国家，关于方言研究源远流长，被誉为“悬诸日月不刊”的《方言》问世后，注家蜂起，历久不衰，自汉至清，绵延两千年。对历代《方言》注家进行梳理、总结，评价长短得失，无疑是有意义、有价值的工作。特别是今天，方言研究已超出以往静态的、孤立的地域性变体记录范围，而更侧重于动态的、联系的、全面性的研究，探求社会诸多因素跟汉语方言之间相互联系、相互影响，以利解决汉语

运用乃至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，这固然有研究角度问题，更主要的是解决研究材料问题。从前人研究中获取营养，是极为重要的方面。因此，华君从事的研究工作，为整个方言研究奠定了基础，这是值得称道的。

扬州前贤焦循有云：“尝谓友朋之益，不在揄扬而在勘核。”虽说文章优劣，见仁见智，但也并非没有客观标准的，只是我的学识水平难以达到这一境界罢了。但有一点是坚信不移的：后人学无前，后人胜于前，在科学春天的百花园中，语文文字之学前景灿烂，必将进一步昌明发达。

赵 航

1991年春节序于扬州梅花岭侧

自序

我学习、研究汉语，扬州师院已故王善业教授是我的启蒙老师。王先生不幸患上眼疾后，我转而师从他的高足赵航先生，此后一直得到了赵先生的关心和帮助。1985年，我从任教的盐城教育学院考入四川师大，忝列在刘教授君惠先生门下，主攻训诂学和训诂学史。在成都的3年间，刘先生对我的严格训练、悉心指导和谆谆教诲，将使我受益终身；从业师冉友侨、杜道生、郭诚永、张振德诸位教授处亦得益良多。

自《读〈反训探原〉》问世，到最近一组有关方言注家的稿子杀青，倏忽已经10年。为对这10年作个小结，我决定选辑一集本子。1985年以前发表的10多篇文章，都是在读书和教学过程中，就所碰到的问题而撰写的，内容涉及古代汉语、现代汉语、语言学史和汉语教学诸多方面，现在看来，论证较稚嫩，虽说并非一无是处，但弃之已不足惜了。自己觉得，1985年以来所写的文章，内容更集中，讨论也稍深入一些。所以，除《读〈反训探原〉》以外，本书中所辑入的其他各篇，基本上都是近五六年内写成的。

这本集子中的前 8 篇文章，曾先后在全国各地的有关刊物上发表过，收入本书时，只对《〈饮膳正要〉点校补正》一篇作过较大删节，其余 7 篇惟订正了一些字句上的错误，均未作涉及原文观点、内容的改动，需要说明的问题，我在有关文章后面写了附记。后面几篇都没有全文发表过，这组文章是从 1986 年起，以硕士学位论文《论钱绎〈方言笺疏〉》为开端，前后历时近四年陆续写成的。如果不是君惠师把撰写“历代《方言》注家述评”（作为先生主持的四川省七五重点社科项目“扬雄《方言》研究”的一部分）的任务给我，我不敢说后来就一定会写出这样一组稿子。我把辑入本书的文章分为 4 组：第一组是对“反训”专题的研究。“反训”是训诂学中争议颇大的问题之一，我研究训诂学，接触的第一个题目就是“反训”。其中《反训研究三题》一文代表了我对“反训”问题的基本看法。第二组是对《说文解字》中有关专题的研究。探讨《说文》应当努力把许慎的原意和今天对《说文》的认识区别开来，这两篇文章都力图从这一观点出发。第三组的两篇文章并不相近，我对与训诂学和训诂学史密切相关的学科也时时留意，对运用训诂学的理论和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也颇感兴趣。选这两篇文章作为“一斑”，来反映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情况。第四组是对《方言》的代表性注家所进行的专题研究。这组文章撰写的目的，是为《方言》的进一步校证提

供参考资料，也是为训诂学史做一些补缺的工作。

本师君惠先生曾反复告诫我：为学要象顾亭林所说的那样，“采铜于山”，万不能揽废钱以“充铸”；立说既要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，以先进的语言学理论作指导，又要持之有据、信而有征，切不可放言高论、游谈无根。近几年来，我努力实践着先生的这一指示，辑入本书的各篇也努力用这一标准去衡量。至于这本小书是否已免于“充铸”之讥？是否有异于以~~翰~~落为大雅者？就只能留待读者去评说了。限于水平，书中错误疏漏更是在所难免，尚祈读者批评指正。

“潜斋”是君惠师为我所题的室号，选入本书的文章都是有关语言文字学的，所以我把这本集子题为《潜斋语文丛稿》。

谨以这本小书献给我的所有老师！

华学诚

1990年11月

目 录

刘序.....	(1)
赵序.....	(3)
自序.....	(8)
※ ※ ※	
读《反训探原》	(1)
五十年来“反训”研究情况述评.....	(8)
反训研究三题	(25)
继承和借鉴都要实事求是	
——读《从“反训”看古汉语词汇的研究》	(39)
※ ※ ※	
《说文》“一曰”义例试说	(51)
“某与某同意”与许慎的文字学思想	(71)
※ ※ ※	
从《论语》看古汉语里的句中“也”字	(82)
《饮膳正要》点校补正.....	(97)
※ ※ ※	
《方言》郭璞《注》条例述补	(126)
论郭璞《方言注》	(139)
论戴震的《方言疏证》	(162)

论卢文弨《重校方言》	(185)
刘台拱《方言补校》论略.....	(204)
论王念孙的《方言》研究.....	(220)
论钱绎《方言笺疏》	(239)
周祖谟《方言校笺》浅探.....	(307)
※ ※ ※	
后记.....	(329)

读《反训探原》

徐世荣先生的《反训探原》(见《中国语文》一九八〇年第四期)⁽¹⁾一文，全面深入而又系统地对反训词，主要是对反训词的来历和成因做了比较科学的分析，给我们很大的启迪。笔者本着学习求教的精神，将几点肤浅的读后感想直陈如下，恳请徐先生及读者不吝赐教。

一、关于“破读”视为反训成因的质疑

“破读”，又叫“读破”，最早见于东汉郑玄《三礼》注、高诱《淮南》《吕览》注等音释，到六朝尤为盛行，大部分收在《经典释文》里。周祖谟先生在他的著述中曾谈到过这种“破读”，但是并没有肯定指出“破读”就是上古口语中原有区别的反映。⁽²⁾王力先生亦然，且曾这样明确地解释过“破读”：“凡用转化后的意义，按照变化后的声调读出的，叫做‘读破’。”⁽³⁾周法高先生在《构词篇》中也指出，有不少“读破”是“汉魏六朝经师在读典时所做的人为的读音上的区别。”⁽⁴⁾梅祖麟先生虽然肯定了“破读”的别义作用，但对收在《经典释文》里的“读破”，同样明确断定是“从东汉开始”

历代经师发明的一些“只限于读书音的‘读破’。”⁽⁵⁾很清楚，所谓“破读”其实不过是后人为了语言表述的区别，对字的读音所作的人为的变化而已。对此，专家学者们的观点基是一致的。由此看来，“破读”虽然具有“别义”功能，但从时间观念上分析，它的出现似乎应在词义变异之后，或者和词义变异差不多同时出现。如果这样看不会与事实有太大的差距的话，那么，视“破读”为反训成因，就值得怀疑了。

如上文所说，所谓“破读”乃是汉代经师传注训诂的用语，格式是“甲读为乙、甲读曰乙、甲读若乙、甲读如乙”，其中“读为、读曰”和“读若、读如”的情况并不是完全一样的，其区别在于：“前者必然是用本字破假借字，后者不一定，可以用本字破假借字，也可以用假借字来解释本字。”⁽⁶⁾“破读”主要指前者。据此，徐先生所云，似与“破读”通例不合。徐先生在解释“破读反训”时这样说，“本是一个字，含义有正有反，为了语言区别，把字的读音稍稍变化。”这里“本是一个字，含义有正有反”，大概是沿用章太炎先生的观点，章先生说：“语言之始，义相同者多从一声而变，义相对相反者多从二声而变。”⁽⁷⁾他举出“先言好，从声以变则为丑”等例，足见是指一词歧为相反二义就是“反训”，这应该看成词义转移的一种情况，“转义”的音变，显然与“破读”的音变迥然不同。

再看，徐先生所引例证：“仰 下托上也。（又）上委下也。”“仰”确有如徐先生所说的相反二义，《辞源》《辞海》也都已收录。但是，“仰”所具有的相反两训，是不是就是成因于“破读”？笔者对此表示怀疑。如前所述，“破读”和反训词义的形成似乎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，这是其一；徐先生所据《群经音辨》的解释：“仰，上声，下瞻上也。又去